

◇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蒲公英

人间三月天，半月晴，半月雨，冷暖无常，冷暖交替。恒星渐渐北移，昼夜此消彼长，寒气渐渐散去，春意渐渐浓郁，杏花枝上开，枯木吐新芽，地草发新叶，旧冬的无患子果、合欢豆荚挂在树梢，迟迟不肯退下，白云轻作叶，装点着三月的天空。云空下，草地半青半黄，野花野草还在蓄势，蒲公英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，撑开黄色花序，点缀满地。

这是菊科蒲公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别名黄花地丁、婆婆丁。其最早记载于《唐本草》，并言：“其叶似苦苣荬，花黄，断有白汁，人皆啖之。”原名蒲公英，平泽田中皆有之。

蒲公英坐地而生，其叶倒锯齿状，如排在叶脉上一簇簇三角箭头，向四围倾倒，让出一根根花柱，开黄色小花，片片舌状花瓣向后翻卷，像极了菊花。蒲公英四时常有花，花开之后，再次花合，再次打开，便翻出白色冠毛的种子，是白白的小绒球。小时候，在学的路上，喜欢在草地里寻蒲公英，摘其绒球，放嘴边一吹，绒絮纷纷飘飞，随风而去，不知东西南北，很有趣味儿。那时只觉好玩，从未真正了解过它，看似其貌不扬，如杂草并无二致，却有着它的不凡。

园中漫步，见一老人在草地上弯腰四寻，采挖蒲公英。我好奇，上前询问，挖蒲公英做什么？她说，晒干泡茶，是凉性的。我说，要去根嘛？她回，就是要根的，这是味中药，也可凉拌着吃。我一时惊讶，上了十多年的学，实在是孤陋寡闻，不知蒲公英是可以吃的，还可药用，书上得来终觉浅。

蒲公英药食同源，食之可败火开胃，全株入药，民间说：“春吃叶、夏吃花、秋挖根”。其味苦甘，其性清凉，有清热解毒之效，尤其是中医疮痍红肿常为首选要剂，可服可敷，鲜者温服，干者煎服。传闻孙思邈手指被庭木刺伤，经十日之痛，疮日渐肿大，遂以蒲公英医治而痊愈，医者赞其“至贱而有大功”。帝王将相的医案，百姓灶台的烟火，书写了它的传奇。

有一年去腾格里沙漠自驾，在沙谷的盐碱湖附近，竟发现了蒲公英。

那是贺兰山以西的沙漠，隐在内陆，远离海洋，水汽被层层山脉阻隔。蒲公英生在烟雨江南，长在北方山岭，西北的草地河滩也偶见其踪迹，但这无边荒漠，盐碱之地，干旱多风，也有其身影，实在是惊奇。不是所有的生命，生来就有肥沃的土壤，就有充沛的雨热，享有安居之地，惊讶于蒲公英的顽强，身无筋骨，看似娇柔，有着不屈的精神，不抱怨土壤的贫乏，不惧怕气候的严酷，开花结果，一朵朵茸毛小伞，风吹则起，带着种子，带着希望，飞向祖国的山河，飞向高山，飞向草原，飞向沙漠，风停则驻，随遇而安，平凡而坚强，张扬而雅致。

有人把蒲公英被比作草根，因为它土下是根，土上是草，除了根便是草，虽是草根，但有自己的生命姿态。校园里，小小的蒲公英，开在高大的杉树下，靠大树枝叶缝隙的一缕阳光生长，夹缝中生存，不因自己矮小而自卑，不因杉树高大而高看，它照旧开花，你装饰蓝天，我装饰大地，各自生长，才有这生机勃勃的人间。

人群忙碌碌满身疲惫，不如草木活得洒脱，为生活所累的人们很难有生命的姿态，面对呼风唤雨的人物，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，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，忙碌奔波，熬夜加班，挣点糊口的辛苦钱，不自觉地弯了腰，曲了膝，咽下了委屈。然而，在自身能力与心力不够强大的时候，和颜悦色，低调示人，踩着别人的脚印前行，可确保这一路的顺畅，不会有大的起伏。你若想另辟路径，做拓荒者，探路者、开拓者，面临的必是狂风暴雨，必是千难险阻，就像历史上那些孤勇者一样，张骞走向沙漠，郑和走向海洋，置于绝境，凿出了一片新的天地。

生命的力量，在于春风吹又生；生命的姿态，在于即便你我不是让人仰望的大树，你我是芸芸众生里的草根，被轻视，被践踏，也依旧向地而生，向天而长，那是大树眼中的星河，也是你眼中的星河，一样的璀璨，光之所极，视之所极。如蒲公英，没有什么偏见可以阻碍草根的张扬，没有什么傲慢可以阻挡草根的伟岸，是的，它同样是昆虫眼里的大树，大树同样也是星光里的尘埃。

居高位不欺于人，是大树的品质；居下位不媚于人，是草木的精神；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，蒲公英至贱而有大功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◇信笔扬尘

春日野宴

吴子悠

小时候，春天不在日历上。春天在山上，在舌尖上。刚到三月，棉袄还没脱利索呢，心里就开始惦记了，茶树林里的茶片，该红了吧？

茶片这东西，说穿了不是什么正经果子。它是茶树叶子得的“病”，一种叫细雨外担菌的真菌染上去，嫩叶就发了疯似的长，变得厚敦敦、肉乎乎的，比寻常叶子胖出几倍去。刚发出来时是紫红色的，油亮的，再过些日子，颜色褪了，泛成粉白，表面那层薄皮儿绷得紧紧的。等那层皮儿裂开了缝，褪掉了，露出白嫩嫩的肉来，才是真正熟透了。这时候摘一片搁嘴里，爽脆，多汁，微微的清甜。

我们那儿的孩子们，个个都是寻茶片的好手。哪块山坡阳面，哪棵茶树爱得病，

心里都有数。放学了，书包往家一搁，三五个人就往山上窜。寻着了，也不急着摘，先围着叫唤一阵：“我这棵红的多。”“你那不行，我这有白的了。”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掰下来，吹吹灰，塞嘴里。那滋味，现在想起来还发馋。

比茶片更稀罕的是茶泡。茶泡是茶树的果子生病变的，也是那真菌作的怪。可它不像茶片那样是叶子，它是花托膨大了，长成空心儿的桃子模样。刚长出来也是紫红，慢慢转成青白，表皮光溜溜的。熟透了就裂开，翻出白瓤来，那才叫甜。茶泡比茶片难得，一棵树上未必寻着一个。谁要寻着一个大的，简直像得了宝贝，舍不得一口吃了，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，最后掰成几瓣，一人一瓣，大家都有份。



一枝春
张永生 摄

◇人间小景

三河小吃

彭传清

三河古镇于我，是旧相识了。癸未年春的初遇，壬寅年冬的重逢，记忆犹新。此番马年正月十九再访，恰逢三八节的周末，春阳和煦，柳枝吐绿，古街上游人摩肩接踵，兜转几圈才觅得车位，最终下榻三河国际大酒店。每回来此，我总爱踟蹰于青石板巷弄，听流水潺潺与橹声欸乃，看白墙黛瓦倒映水中，宛如一幅千年水墨。而真正让这座古镇活色生香的，却是深巷里那些冒着热气的小吃摊——它们不仅是味蕾的狂欢，更是一卷摊开的美食史。

三河米饺，当属古镇小吃的“灵魂”。这道太平天国年间诞生的美食，以籼米粉擀成蝉翼薄皮，裹住五花肉丁、巢湖白米虾、

豆腐干的鲜甜，入油锅炸至金黄。清晨的丁记米饺店前，老师傅手腕翻飞，面皮在掌心旋成圆片，馅料一勺扣入，指尖捏出细密褶子。油锅里，米饺如元宝般翻滚膨胀，香气混着晨雾漫开。咬破酥壳的刹那，滚烫汁水迸溅，鲜香直冲喉头。怎一个惬意了得？

庐江与三河隔水相望，米饺之风同样盛行。犹记1970年代插队时，我曾徒步十里到乐桥，只为守着一锅刚炸好的“黄金宝”，看金黄外皮在阳光下闪着油光。

若说米饺是三河古镇的晨钟，麻糊便是午后的慵懒小调。青瓷碗里，深褐色的麻糊浮着花生碎与辣椒油，芝麻酱香裹着米浆的绵滑，一勺入口，舌尖先触到花生脆，而后是

◇信笔扬尘

春雨中的复兴村

杨老汉

今天几个兄弟相约，来月山给父母扫墓。父母的坟莹在柴牌山阳面的半山腰，翻过山岭，皖河似一条绿色丝带，扭腰撒蹄，起舞旷野，七里湖、石门湖如两颗翠珠镶嵌其间，临风骋目，安庆石化的管网和塔林融成一条长长的五线谱。

春雨霏霏，飘洒在脸上已毫无寒意，鼻息里充盈着仲春山野里弥漫的青草味和油菜花香。小雨中祭奠逝去的双亲，更添一层惆怅。

兄弟们都已年逾花甲，我们将鲜花摆上山麓，朝父母坟莹的方向拜上几拜。登山祭扫，我们的腿脚已有所不便，我想父母也会体谅我们的。

下山后，我们驱车前往复兴村，想在村里民宿住上一晚，多看看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田野村庄。我们每年扫墓，都要经过复兴村，村里的新农村建设很有气象，党群中心、村舍、道路和田陌沟渠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处处充满着生机。近来刷微信短视频，

马塘艺术村、二十四节气展示栏、蓝莓采摘，复兴村不断有新的项目如繁星星般在夜空中闪烁，故乡的新面貌，当然要亲自体验一番。

六十年前的一个正月，我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父亲委托我来月山看望妈妈。从安庆坐班车到月山镇，下了车，沿着公路步行，脑中记着妈妈家“月山公社新光大队涂老小队”的地址，问着路，顺利找到了妈妈家。

妈妈是我父亲在老家唯一的同辈亲人。她到安庆看望弟弟，迈着一双小脚，手中还挎着带给侄辈的山芋角，天亮出发，向晚才能走到城里。妈妈十分疼我，晚上睡觉时喜欢用她的小脚尖逗我，惹我开心。见我跑这么远来看她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还给我烧了茶，那可是过年时招待大人的待遇。所以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的祖籍是月山镇新光村。

前几年的一个春节，我和妻儿到月

除了茶片茶泡，山上还有别的。覆盆子这时候刚冒花骨朵，要等再暖些才红。倒是那胡颓子，正好熟了。胡颓子我们叫“羊奶头”，细细长长，熟透了通红，上面撒着密密麻麻的麻点。味儿有点酸，酸里带甜，吃多了舌头会麻。

有一回，我和几个伙伴走远了，翻过两个山头，在一处背阴的山坳里发现一片野生的茶树林，老得没人管，枝丫上挂满了茶泡。白的、粉的、青的。我们几个看呆了，半天没人说话。然后像疯了似的，各自占了一棵树往上爬。那天直吃到太阳落山，肚子撑得溜圆，衣服口袋里也塞得鼓鼓囊囊。回家的路上谁也不说话，只听见咯吱咯吱嚼茶片的脆响。到家母亲看我满身泥，口袋里掏出一堆皱巴巴的茶泡来，又气又笑：“山上的饭就那么香？晚饭还吃不吃了？”可我摸着滚圆的肚子，心想：晚饭？谁还吃得下晚饭。

春天又来了。城里的玉兰开了，迎春花黄了一丛一丛。母亲打电话来，问要不要寄点春笋。我说好。挂了电话，嘴里忽然泛起茶片的味儿，这道味道藏在记忆深处，一到春天就冒出来。

◇信笔扬尘

法源寺的下午

方启华

到北京怎么能不去法源寺呢？尤其是秋冬交替时候的北京，风并不那么凉，并带着丝丝香火气，吹到脸上有一股暖意，寺中香客纷至沓来，僧侣诵经之声不绝于耳，阳光斜照，树影婆娑，漫步寺中，犹如在接受一场心灵的洗礼，仿佛所有杂念、所有的烦恼和生活中的磕磕绊绊都在这里消散，彻底放空昨日的自己，尝试着接受一个新的自己。

立冬的第二天，银杏叶子该黄的全黄了，一阵风吹来，无数叶子飘然而落，像下了一场黄金的雪，游客情不自禁发出阵阵尖叫，但这声音并不刺耳，而是出于一种真诚的赞美。始终相信，人在极致的景象面前，会变得单纯、幼稚且渺小，在感叹自然神力之时，会自动联系我们生命，会对生命的有限性感到丝丝遗憾，却对自然界的一种恒久的美，感到由衷信服。这种情绪让人想起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写到的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。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”。也会让人想起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写道“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”。

与银杏树对应的是老北京四大花事之一的法源寺的丁香，此时此刻，丁香花期早已过去，但丁香叶子层层叠叠，半黄半绿，我在诗中写道“叶子呈现出一种翠绿的状态/仿佛是季节刻意留下的春天的线索”，在另一首诗中又写下“每一片落叶心中都曾住过一个完整的春天”。想那一百年前，诗人泰戈尔访华，徐志摩和林徽因一路陪同，在法源寺举办丁香诗会，并留下珍贵合影。诗人的到访，于法源寺漫长的历史和诗人的生命而言，都是短暂的，但偏偏有这样的一次偶然的重叠，让历史记下这个珍贵的瞬间，成为一种形式的永恒。一百年后，十月文学院举办了百年丁香诗会等大型纪念活动，以纪念这个印度文豪和中国诗人思想激烈碰撞的瞬间，而我们今天的到访，同样也是在追寻古人的足迹，在他们三人合影的地方拍照留念，心中别有一番滋味，仿佛跨越百年，隔着时空，与诗人对话。

又一阵风吹来，让人心里泛起涟漪，想到法源寺的松柏、银杏、丁香等植物，想到寺内留存上千年的石碑、石刻，以及牌匾、佛龕、塔等珍贵文物。我忽然和身边的诗人孤城和巨飞老师发出感叹：岁月沧桑，人生海海，我们很多人于这个世界而言终究只是过眼烟云，唯一能留下的不过这些石头和树木。巨飞兄想了想却说：除了这些，还有伟大的艺术作品。他说时至今日，诗人留下的诗词是我们追思唐宋最重要的线索。这些文学作品，真正突破了生命的有限性，只要文字不死，诗人们在文字中表达的所见所闻所感即永恒。

芝麻的醇厚，末了辣味轻轻一挑，回味悠长。

三河人的智慧，在鸡汤豆腐里藏得最深。砂锅中，土鸡高汤与嫩豆腐缠绵数小时，汤色乳白，豆腐吸饱鲜汁，布满蜂巢般的气孔。舀一勺颤巍巍的豆腐，吹散热气，任它在口中化开，仿佛饮下一碗温柔的江水。

这些小吃，是活着的非遗。米饺师傅指间三十年的火候，麻糊摊前木勺划出的同一道弧线，鸡汤豆腐下不灭的果木炭火——它们让历史变得可触可尝。夕阳西沉时，茶楼飘出的米酒香又拽住行人脚步。这琥珀色的琼浆，用杭埠河糯米与山泉水酿就，甜中带酸，似水乡女子低眉浅笑。友人曾说，米酒是三河“年味的底色”。腊月里，酒坊蒸汽缭绕，老师傅以古法拌曲，外婆们用它煮汤圆、煨鸡蛋。如今这“液体乡愁”已成地理标志，随着游子的行囊走遍天涯。

三河小吃，用最朴素的食材讲着最动人的故事。每一口都是与先民的对话，每一味都沉淀着江淮的烟火。这里，是饕客的桃源，更是人间至味的原乡。

山给父母扫墓。下山后，开车到乡野四处转转。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边散步，见小石桥对面的山麓有几处农舍，便去问拜访，想探寻一些父亲年轻时候的信息。与一位老人攀谈，没想到老人不仅认识父亲，还到城里看望过他。老人手一指：“你爷爷奶奶的坟墓就在前面的鲤鱼山上。”我顿时醒悟，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复兴村人。

父亲还在少年时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只得由姐姐——我的姑妈抚养。姑妈小时候就到涂老村的刘家当童养媳，涂老只是父亲的寄居地。后来，父亲参加了怀宁县抗日游击队，抗战胜利后，便到安庆城隍庙香做工，自此从月山乡村走出，在安庆城里开花结果。

按照中国人的传统，复兴村是我的桑梓之地。这一片土地属于沿江丘陵浅山区，物产并不算丰富。姑妈来城里看我们的时候，有时也带一点稻米。记忆中那种米是浅红色的糙米，口感也不太好，可见这儿的土地并不肥沃。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，石灰石资源采掘接近枯竭，复兴村两委一班人转变思路，带领村民盘活闲置资源，挖掘转变文化、农文旅融合发展，坚持不懈，奋斗十余年，让这个靠山吃山的传统村落焕发了新活力。

复兴村，我要高声为你喝彩。

